

# 废旧数码回收市场升温,拆机芯片成市场新宠

“以前看外观和能不能开机,现在只认内存大小和芯片型号,大内存、主流闪存芯片的机子,好坏都抢着收。”在电子城经营回收生意五年的吕文琪向记者坦言,“如今两天收货量抵得上以往半个月,回收标准也彻底转变。”

抽屉角落积灰的旧智能手机、书房里淘汰多年的台式机内存条、闲置柜中尘封的平板笔记本,这些曾被视作“电子垃圾”的物件,在2026年开春迎来意外价值逆袭。记者注意到,自2025年下半年起,全球DRAM、NAND闪存芯片价格单边暴涨,消费级存储芯片供不应求、现货价屡创新高,下游电子维修、小众数码生产、工控设备制造等行业深陷“缺芯”困境。为填补产能缺口、压缩生产成本,产业链将目光集体转向存量废旧数码设备,拆机存储芯片一跃成为紧俏货源,直接点燃了废旧数码回收市场。

## 旧机身价翻倍

“真没想到,这台用了六年、屏幕都碎了的旧手机,还能卖上价。”家住济南市老城区的市民陈丽娟,近日在小区门口的数码回收点位,将一台闲置多年的华为旧机卖出了135元的价格,而就在半年前,同款机型的回收价仅为35元,涨幅接近3倍。

像陈丽娟一样,近期不少人都加入了“清闲置、卖旧机”的队伍,家里的储物间、抽屉、储物柜成了重点排查区域,但凡能找到的废旧手机、电脑、平板,哪怕是无法开机、零件缺失的机型,都被整理出来送往回收渠道。

记者走访本地多家数码城、电子市场发现,几乎每家回收门店的门口都张贴着“高价回收旧手机、电脑、内存条”的醒目海报,店内堆满了打包好的废旧数码设备,老板和店员验货、报价、登记,忙得不可开交。

在电子城经营回收生意五年的吕文琪,从早到晚都没停下手里的活。吕文琪坦言,2025年7月之前,一根4GB的废旧DDR4内存条回收价不到10元,现在涨到25元—30元;8GB内存条更是从15元左右涨到80元左右,部分高频内存条报价接近百



AI生成

元;手机方面,6GB内存以上的旧机型,回收价普遍比上年同期上涨100%—180%,12GB以上的大内存旗舰机,加价幅度更大。

线上回收平台同样热度爆表,爱回收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,受芯片现货价格波动影响,回收价基本“一天一调”,甚至出现早晚价差,只能实时对接上游拆解厂调价,有的用户一次性卖出6台旧手机、2台旧电脑,变现近千元,直言“把闲置垃圾换成了零花钱”。

不仅如此,记者注意到,这波热潮不仅覆盖主流数码产品,老式MP4、旧智能手表、淘汰的服务器内存条等小众设备也跟着涨价。

在一些二手回收市场里,专门收购小众设备的商家明显增多。他们拿着现金,挨家挨户地询问是否有老式MP4、旧智能手表等设备。还有不少商家在网上发布收购信息,承诺高价回收。一些数码爱好者也嗅到了商机,开始收集这些小众设备,等待价格进一步上涨后再出手。

轩睿基金总经理盖宏对记者表示,只要内置可拆解利用的存储芯片,都会被纳入回收范围,让更多闲置电子设备避开直接填埋,实现资源变现。这些回收的存储芯片经过专业的清洗、检测

和修复后,一部分会被重新投入市场,用于一些对芯片性能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设备中,实现了资源的二次利用;另一部分则会被送到专业的芯片加工厂,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和处理,提炼出其中的稀有金属及其他原材料,这些原材料又可以用于新芯片的制造。

## 内存涨价成核心推手

废旧数码回收市场的火爆,是全球存储芯片供需失衡、AI产业爆发的必然结果。存储芯片作为电子设备核心部件,产能高度集中于三星、SK海力士、美光三大巨头,三巨头全球市场占有率超90%,行业话语权高度集中。2025年以来,全球AI产业高速爆发,AI服务器、云计算中心对HBM高带宽内存、大容量存储芯片需求呈几何级数增长。

据闪存市场数据,DDR4 16GB DDR4 eTT报价上涨15%,8GB eTT亦上涨约9%。内存条报价同步走高,DDR4 8GB、16GB与32GB UDIMM模块价格涨幅普遍达20%以上,部分产品涨幅接近30%。固态硬盘渠道市场报价也直线上涨,部

分产品涨幅高达20%。

而据集邦咨询在今年2月份发布的数据,近3个月存储芯片现货价格累计涨幅已超300%。预计2026年第一季度,DRAM价格涨幅达80%至95%。

盖宏指出,在此背景下,拆机存储芯片成为下游最优解:经专业检测、除尘、性能修复和兼容性调试后,这些拆机芯片用途十分广泛——可用于老旧手机、笔记本的内存扩容与故障维修,替换损坏的原装存储模块;能供给智能门锁、监控摄像头、车载中控、工控主板等智能硬件厂商,作为低成本核心存储部件;还可适配入门级平板电脑、学习机、游戏机等小众数码产品,满足基础运行需求;部分优质拆机芯片,甚至能用于小型服务器、云终端设备的存量扩容。

“更重要的是,相较于全新芯片,拆机芯片价格仅为40%—60%,且现货充足、无须排队等待,成本与供货优势显著。”一手手机维修店老板坦言,“以往极少用拆机芯片,如今90%的扩容、主板维修业务都依赖拆解芯片,倒逼门店加大旧机回收力度。”

盖宏表示,废旧数码已形成完整闭环产业链:市民商户出货—线上线平台集货—分拣中心分类—专业工厂拆解芯片—修复后销往下游。这条产业链有效填补了全新芯片缺口,也重新定义了废旧数码价值。我国年淘汰废旧手机上亿台,电脑超千万台,存量设备蕴含海量存储芯片,堪称“城市电子矿山”,本轮涨价彻底激活了这座矿山,推动电子回收从单纯垃圾处理,向资源循环利用转型。

不过,内存涨价带动的回收热潮,在盘活闲置资源、带动就业、助推循环经济的同时,也暴露出价格混乱、隐私泄露、环保等乱象,无序扩张的市场亟须规范引导。当前回收市场鱼龙混杂,正规门店、流动商贩、线上平台并存,各类问题频发,制约行业健康发展。

“隐私安全是市民的核心顾虑。废旧数码存储着大量个人照片、通讯录、支付记录等敏感信息,即便市民恢复出厂设置,非正规作坊仍能通过技术手段恢复数据。”盖宏指出,“部分小作坊不仅不做数据清除,还私自倒卖用户信息,形成‘回收—盗数据—倒卖’的黑色产业链,此前就有过普通市民因卖出旧机器遭遇信息泄露,导致频繁收到骚扰诈骗信息的事例。”

据《中国经营报》作者:秦泉

# 3个月超30笔融资! 具身智能的估值狂飙与万亿元愿景

具身智能融资,像是一辆正在发车的巴士,车门一旦关上,就没有补票的机会。而在巴士停稳前,资金已经开始争抢,焦虑蔓延,估值随之迅速抬高。

据记者初步统计,2026年开年至今,国内具身智能企业已披露融资超过30起,总金额约200亿元;百亿元估值公司数量扩充至13家,一批成立时间并不算长的创业公司,正在被快速推入“独角兽”俱乐部。

在多数从业者反复强调行业仍处于非常早期阶段的同时,资金已经用真金白银完成了一轮集体押注。

与大模型不同,具身智能行业至今没有出现类似“ChatGPT时刻”——没有一个被验证的统一范式,也没有清晰的技术分水岭。模型派、制造派与折中路径并存,投资逻辑高度分裂。而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,估值已逐渐演变为一种“信仰投票”。

## 都说“太早”,但钱已太多

“这个行业肯定还是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。”过去一年,几乎所有人在谈到具身智能时,都会先给出这句判断。

但融资在加速,估值在抬升,多重因素叠加推高了资金水位。

“资金供给远大于需求,这样的情况下,大量资金就往更多的早期项目去堆砌。”一位行业投资人在受访时这样总结错位诞生的原因。

终局清晰、路径漫长、情绪驱动,则是更根本的来源。

“这是一个上限极高的行业。”华映资本董事总经理刘天杰说,“理论上所有人能在物理世界做的事,机器人都能做。”也正因此,现在的估值,一部分是情绪,一部分是对终局的共识。

但共识并不指向路径,只指向结果。亲身参与魔法原子创业的顾诗韬对记者表示,一级市场“用脚投票”的现象,投的不是确定性,而是行业的确定性贝塔机会(市场整体或行业系统性因素驱动的投资机会)。

“大家都知道其中存在泡沫,但你敢不跟吗?如果你现在不跟,也许永远都跟不上了。”刘天杰的观点或许是大部分资金跑步入场的理由。

当下很多具身智能项目的估值已经无法用传统方法计算。“别人融资估值30亿美元,我觉得我的技术和潜力跟他差不多,我就用市场对标法去匹配。”一位不便具名的投资人认为,现在很多融资由于FOMO(错失恐惧症)形成了“发车”逻辑,“把融资窗口看成一辆可中途载客的车,每家投资机构以自认为‘少量’的资金获得一个座位,上车观察。这样,一轮没有明确领投方,几亿元或者十几亿元的融资就快速完成了。”

这不再是传统VC(风险投资)主导的交易,而是一种带有明显FOMO情绪的集体行动。“开个玩笑,投资和投机,其实就是普通话和广东话的区别。”前述投资人表示。

奇特的张力就此形成:行业的终局确定性极强,但路径的不确定性同样很强;行业还在起点,但估值已经在半山腰,甚至更高。

## 没有共识,为信仰下注

一个关键的问题是:具身智能应该用什么逻辑来投?

“每一个机构有自己的信仰。我们因为投资智谱,看得懂基础模型的逻辑,也会认为基础模型是具身智能最重要的技术底座;有些人投电动汽车成功,认为机器人是下一个时代的电动汽车与自动驾驶;有些人投制造业成功,就会认为机器人离不开大规模制造。”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纪海泉说。

没有共识的时候,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信仰下注。对于“模型派”的投资人来说,具身智能的本质仍然是AI(人工智能)问题,是“物理世界的大模型”。在这个逻辑下,很难按收入为项目估值,而是赌一个未来。

刘天杰也提到,在这一层的核心策略是多投,因为“胜率不高,路径还没收敛,没有人知道哪条路线会胜出,但一旦赌对,天花板极高,价值释放会非常快,可以参考OpenAI”。

也有投资人是更接近工业视角的“制造派”,把具身智能视为机器人产业的延伸,强调场景、效率与ROI(投入产出比)。

更多的人则倾向于不做选择的“折中派”。顾诗韬的观点是,当前商业模式不收敛,很难套用投硬件还是投软件的逻辑。“可能人形机器人在工厂落地,80%通用,20%需要具体的硬件载体,那软件的成本就会更高。估值体系会随着技术路线和商业化速度动态调整。”

刘天杰把布局分成三大块:大脑、硬件、核心零部件,每个板块,华映都有自己押注的公司。“不管是从硬件出发还是从软件出发,如果决赛圈只有五家公司,那这里至少得有一家是我们投的公司。”

“我们两边都投,因为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。”刘天杰认为,这个鸿沟,一边是模型创新,另一边是工业落地,前者够不到收入,后者够不到未来,“最终等它们慢慢靠近,两边会握手。”

## 订单、出货与“叙事性商业化”

融资故事总要落地。在外界看来,订单、出货、租赁,是具身智能开始落地的信号,但在一些投资

人视角里,这些指标更多是叙事工具。

“今天的订单是毫无意义的,多数订单是不跟你算账的,是不算ROI的,进家庭是情绪价值,进工厂也不是标准自动化。”刘天杰的观点很直接。

纪海泉认为,部分ToC(面向消费者)机器人,本质上是一种消费品逻辑,“就像大家都在‘养龙虾’,我也得‘养’一个,不需要太多理性。”这种消费冲动,与技术成熟度并不完全相关。

在刘天杰看来,堆订单量的意义有两个:证明行业地位,以及为了上市。

纪海泉同样不以收入作为核心指标。“我们现在不会看市盈率、市销率”。他说,这个时间点看的是技术范式及成熟度。这种状态下,估值更多的是风险选择逻辑,“我认为它未来能形成万亿元级公司,我愿意用非共识去见证一个万亿元市值公司的成长。”

但问题在于,谁有资格讲这个故事?

真正的价值在于数据飞轮,“在场景里把数据拿回来,跑通整个流程,看这个东西能解决什么以及不能解决什么,这件事是今天几乎所有具身智能公司没有做到的。”刘天杰拿自动驾驶做对比,自动驾驶的数据飞轮是天然的,几百万辆车在路上随时收集数据,但机器人领域找不到这样一个数据飞轮。“如果有一家企业能快速把大量机器人部署到场景里,数据是它最核心的优势,而不是收入。”刘天杰称。

## 具身智能不会“赢者通吃”

大模型的“战争”被认为将是“赢者通吃”,具身智能也会如此吗?

刘天杰的答案是否定的,他以扫地机器人为例,最简单的2D(二维)任务都能跑出4家上市公司,那未来机器人进入家庭,会有多少公司?

另一个原因在于,具身智能的构型高度多样,汽车决赛圈可能剩下5家到10家公司,但所有车都是同一个构型,四个轮子上面一个盒子。机器人反过来,构型太多,适应的场景也太多,一个公司根本干不过来。

这种多样性使得资源难以快速向头部集中。

纪海泉认为,美国具身逻辑更偏科研,“投资人相信你做得很大,但方向在哪不知道,先给你大量钱去探索方向,这也是当年OpenAI成长的方式。”中国则更落地,“因为制造业足够发达,企业可以快速进行落地实践。例如具身不一定是人形,可以是轮子加双臂,也可以是四条腿,既可以为家庭做服务,也可以做物流场景。”

这也解释了另一个现象:为什么中国市场中,头部没有形成绝对垄断,中腰部公司依然能拿到钱,其中一个原因是,热钱多导致头部公司的门槛很高。“很多钱投不进去头部,就去投腰部了。”刘天杰说。

更重要的是,市场的预期本就不是只有一个赢家。甚至连具身智能的终局是什么,都没有共识。

“有人觉得是干活,有人觉得是陪伴,有人觉得是新的物理世界范式。”纪海泉说,大家的定义都不一样。

大模型与具身智能截然不同的终局,正在指向道路的两端:大模型的融资热潮发生在一个有确定性的路线之后,而具身智能的融资热潮发生时,一切问题的答案都还不确定。

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形成了一些伪共识。”刘天杰认为,“去年集中在讲VLA(视觉语言动作模型),今年集中在讲世界模型。但这些都所谓的共识都是‘伪’的,这两个技术栈都存在现在完全无法落地的点,天花板可见,不是ChatGPT那种级别的路线创新。”

站在具身智能企业的角度,顾诗韬则更愿意接受这种不确定性:“软件路线在落地的过程中,前期就是需要大量投入。我们只有在这方面把‘粮草’夯实了,技术才有可能实现指数级的跃迁,‘ChatGPT时刻’才有可能发生。”

## 百亿元估值公司一半以上会消失?

所有人都在讨论泡沫,但泡沫之后会发生什么?

刘天杰的判断很直接:今天百亿元级的公司一半以上最终会死。“今天那一点点技术优势,放在最终的技术优势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所有大厂还没下场,大厂下场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市场格局。”

拐点可能最先出现在二级市场。

港股将在今年下半年迎来一波解禁潮,一位投资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预判,当流动性不足以承接大量的投资人退出时,会反过来影响一级市场,而这个影响将会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显现。

刘天杰也认为,市场上的资金不足以长期支撑这么多高估值、低收入的公司。但他也提到,短期内泡沫未必会破,“如果上市公司市值还能撑住,这股风可能还会持续一两年。”

在这个过程中,具身智能企业能否上市形成持续融资能力,成为关键节点。

刘天杰认为,今年会有一批具身智能公司能上市,但“能不能上市和适不适合上市是两回事”。亦有投资人表达了更为谨慎的观点:“真正优秀的企业,资本市场会持续认可,但这一定是少数;而很多喊着要上市的企业,可能在资本退潮时逐步被淘汰。”

淘汰赛已经开始。刘天杰表示:“站在行业外面,你觉得这些公司欣欣向荣。站在行业里面,你很清楚知道哪些公司未来拿不到钱,这是它们的最后一轮。”不过,具身智能目前并不像大模型那样烧钱,刘天杰解释:“如果不去做预训练,真花不了什么钱,算力要求很低,人数要求也很低。”这意味着,即使融资受阻,很多公司也还能活很长时间,不急进退的耐心资本也或许会在低谷期出手。

但怎么活着、以什么样的姿态活着,是另一个问题。

人人都知道估值里有水分,但没人能准确判断泡沫破裂的时点。

而当那个时刻来临,今天这13家百亿元估值的公司,还有几家在场?那些因为FOMO上车的人,又有多少能等到耐心资本接盘?

没有人知道答案,但所有人都还在车上。

供稿: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作者:可杨